

第二十回 收寶劍天緣成就 再花燭欽賜團圓

花發今朝，月圓這宵，等待那一夕團圓，一平白地兩邊懊惱。向燈前分曉，向燈前分曉。怎恁業緣湊巧，怕人知道，恐傷貞操。鴛鴦兒東復西，雲和雨還正早。

右調《桂枝香》

話說閨英小姐從義父之命，配與梅丞相入贅東牀。原來小姐身伴只有奶娘一個，時刻不離。小姐配了個貴婿，好不歡喜，巴不得看看人才如何。到結親時，一面服侍小姐，一面觀看新郎，暗自驚異；忙了半晌，待花燭合盞過了，梅丞相外廳赴席。小姐獨坐房中，奶娘道：「小姐，我看梅老爺最是面熟的。」小姐道：「你那裡見來，有話便說不妨。」奶娘笑道：「只是不好對小姐說得。」小姐道：「言之差矣，你是我養娘，恩同母女，有什麼隱諱。」奶娘道：「那梅老爺麼...」又帶笑住了口。小姐驚駭道：「為甚欲言不言，半吞半吐，莫非那梅老爺是個假的？趙老爺素行端方，這節事尤為慎重，難道為我終身大事，反草率起來？決無此理。」奶娘道：「梅老爺的容貌好像我家一個人。這人住在我家幾年，難說小姐不認得。」小姐越發怪道：「說話不明，有如昏鏡。當初父親存日，上上下下，出入門牆者不計其數，我株守閨中，那裡認得一個。不如直捷說明了罷。」奶娘道：「梅老爺是個貴人，怎敢在小姐前唐突。」小姐道：「他不在此，誰責備你。」奶娘道：「梅老爺好似當初在我家管園，先老爺最喜歡的木榮。」小姐道：「豈有此理。那木榮就是趙老爺家義男，雖住我家二、三年，我並不曾認得。如今的梅老爺，父親官居國子祭酒，抗顏盡忠而死，是個公子而居相位，天下盡有面貌相似的。」奶娘也不敢再說。小姐心上也不十分信。

又有一個使女，本來是趙家的，在小姐背後接口道：「產前日也有人說曾在奶娘家管過園的，以後並無人敢說。今夜奶奶與老媽媽爭是論非，小賤人所以說起，奶奶萬勿見怪。」小姐將信將疑，躊躇道：「或嫡姓是木，出身微賤，忽然征寇有功，因貴易姓，假托梅族也未可知。只是我與他向為主僕，主僕而為夫婦，這個名分怎可壞得。義父為何一時草草起來，我豈可不問個明白。」一面躊躇，一面步出洞房。正是：

古來夫婦首人倫，若個人倫最可論。

當初相親不相見，今朝相見不相親。

此時趙汝愚正在外廳陪宴，小姐到在口夫人房中間話。等得趙汝愚進來相見了，趙汝愚道：「女兒，今夜完修終身大事，郎才女貌，可謂天生佳配，我亦不負令尊所托矣，為何不到房中去，卻在這裡？」小姐道：「爹爹，孩兒有言奉告。從來婚姻大事，名教攸關，必先正名，然後言順。苟有瑕疵被人談論，便是終身之辱。」趙汝愚吃驚道：「這梅傲雪係忠烈名胄，朝野欽仰。況且勤勞著於社稷，現授補袞之職，與我世誼而結為姻契，有什麼名不正言不顧瑕疵可論麼？」小姐道：「請問爹爹，那梅生還是姓梅，還是姓木？」趙汝愚道：「是了，是了。莫怪你今夜有此疑心，我一向未曾與你說明。他嫡姓是梅，昔年木榮之稱，不過暫時避禍，更名托跡。今日冤白仇雪，如浮雲之過太虛，依舊光天化日。更有什麼疑忌，何必作此拘腐之態。」小姐道：「非女兒拘執腐見，實係犯嫌瀆禮。當初避禍我家三載，從未差遣，先君諒必知情，故此格外相待。家叔好不妒忌，所以先君去世，隨即打發開去，這是人所共知。昔年有此一舉，今日締合為姻，則不白之污，百喙莫辯矣。故敢叩請嚴命，不道有如許隱情曲折，在梅生是個權變之道，然事涉嫌疑，其如口碑何？」趙汝愚道：「更有一說，倘昔日令先尊一去世，即納為東牀，人之多言誠可畏也。今梅年姪建功賜爵，另出一番局面，女兒又顯親揚名，更見一番奇略，外人怎敢以常人目之。況我忝為父命，明媒正配，更有什麼瑕疵可論？切勿作此過慮，耽誤良辰。」說罷，吩咐：「奶娘、丫環們，快些服侍小姐回房。」口口人又再三來勸慰。

小姐不敢十分執拗，只得回房去。想道：「若梅生是個正人君子，畢竟以禮自持的。」一頭沉吟，一邊奶娘、丫環們，一齊擁進房來。梅丞相看見金裝三裏一個美麗新人，輕移蓮步簇擁進來，恭敬迎接。又見奶娘隨著，驚問道：「呀！婆子你幾時來的？不料老夫人過世了，我還失禮，你家小姐好麼？如今在那裡？」奶娘笑一聲，把手一指道：「這不是小姐。」梅丞相定睛一看，神色驚持。忙把身子閃開，朝上作揖道：「啊喲！小生蒙令先尊照拂之思，未圖一報，感刻五內。小姐請便，小生告退了。」說罷，往外就走，一逕到外書房歇宿。小姐暗喜其為人端重，見色不迷，必是個正人君子。正是：

世間誰不愛佳人，為愛佳人漫結姻。

勸君莫作風流事，醒得風流是正人。

早有丫環報知趙汝愚，趙汝愚大驚道：「原來兩個人性情一樣，這等堅貞。我想他二人才品非常，彼此寧不愛慕，因我向來朦朧，未曾說明就裡。今日突然配合，所以各相推調，避夙昔之嫌疑。此君子所以為君子，淑女所以為淑女。我不免再費唇舌，勸諭他一番。」躊躇間早到書房，只見梅丞相獨自端坐。一見趙汝愚進來，忙起身迎接道：「蒙大人不棄寒微，謬以令愛許托絲蘿。孰知大人移花接木，模糊成事。幸遇奶娘說明，不然幾為瀆禮罪人，空費大人一番盛情，情願認個逆命之罪罷。」趙汝愚道：「那移花接木之舉，當初樂天之遺命。後又遭叔不良，親母云亡，孤女無依，我既受其拜承其托，自當撫字婚配，所以認為己女，願諧姻契。又有孟兄為之執柯，名正言順，非今日移花接木，有甚悖理處？若說詢明情節而後相安，則可，若以為瀆禮，拒而不納，此失之矯情，豈大丈夫之所為？」梅丞相道：「若論馮小姐這樣閨中窈窕，才德並美，雖寤寐求之猶恐不得。今承大人俯賜好逑，喜出望外，何敢矯情。但當初在馮小姐家，處於患難之中，托之尊卑之分，繼又救馮小姐之患難，則出自無心之義俠。今若配合，則前事皆屬有私，故小姪今日寧失佳偶，不敢作名教罪人。」遂將往日被畏天逐出，與孟兄復遊維揚，怎生見遇程公子搶劫馮小姐，因而救護，落後自己蒙召，小姐隱避的事，備細說了一遍。

趙汝愚聽了愈加歡喜道：「原來道旁冷眼熱心救援，就是賢婿的義舉。若然，真個經權盡變，恩義兼絕，今日之事豈非天作之合。」梅丞相道：「大人若始初即以小姐拜繼情由，賜教明白，則晚姪之從違早決，何待合盞之後，更瀆臺命。況馮畏天與程松父子設有微言，則大人與小姐便無以自祥矣。」

那時已交五鼓，趙汝愚見梅丞相堅執不從，諒一時不能勸轉，只口吩咐童子們服侍梅老爺權臥書房，說罷進去，一夜不得安寢。想來想去沒個法處：「天下少年兒女，巴不得個成對，偏這兩個作怪，費盡我老人家的神思。」與老丈人商量，無從計議。這

「有了。我明日也不與他私費唇舌，一個是義士，一個是貞女，俱為名教增光，綱常生色，莫若奏與聖上，欽賜結縭，豈不勝於私說萬倍，且使天下後世，盡知風流中有名教樂地。」於是就打點奏稿，以待入奏。次日清早，孟將軍來賀，梅丞相將夜來馮小姐的情節說了。孟將軍大為錯愕道：「這怎使得？趙老先生雖朦朧配合，兄若竟草率成事，連我蒞日明明是為私搶劫，今日假公執柯，這個不白之污，海水洗不清的了。梅兄能守義不亂，這纔是個正人君子，深為敬服。」說話間，趙汝愚出來相見過，略敘了幾句，就將奏明聖上的意思說了。孟將軍拍掌大贊道：「這等妙極！趙老先生上了疏，學生也要上一疏，辯明心跡。」於是趙汝愚先將疏稿寫正。入奏道：

臣吏部尚書趙某謹奏，為義士俠女懇恩賜配以正人倫以彰風化事：竊以家庭小節，非聖神之視聽，兒女下情，豈上帝之鑒臨。誠以內外正位，易昭定國之基，關雎好述，詩著王風之首。如右丞相梅幹，閨閣學士馮英，振綱常於顛波，持名教於流離。未有若是之義而且孝正而不污者也。馮英以父母雙亡，孤弱無賴，彼既拜臣為義父，臣當視彼如親女。臣詢得梅幹，少年才俊，中饋空虛，雖曾假易木姓，前去暫隱馮園，不過一時之權術，無傷千古之大經。臣所以嘉其才德，聯為伉儷。孰知梅幹不知趙本是馮。馮英不知梅即是木。結縭以前，兩下模糊，合巹之後，互相驚駭。玉白無玷，冰潔不渝。臣有心締好，無計撮合。伏乞聖明神斷，別嫌釋疑，使兩人婚配，則萬姓儀型風化正人倫洽矣。臣無任感激，待命之至。趙汝愚上疏，接著孟將軍又是一疏，大都說江都縣前救援出自無心，前後始末，並屬隔天之意。

聖上看了二疏，龍顏大喜。即敕旨下來道：

朕聞綱常為國家本務，夫婦乃人生大倫。馮英一閨中弱質，抱博通之學，其經緯之才，克敦孝行，能守貞操，閨中奇女子也。梅幹才兼文武，功著社稷，無心仗義於陌路，避嫌全德於坐懷，天下奇男也。二姓締合，朕甚嘉焉。昔日既得義舉，今日正恰好述。各賜黃金百兩，綵緞百端，仍著孟奇贊禮結婚，以為名教光榮。欽此。

趙汝愚、孟將軍、梅丞相、閨英女學士，齊來接旨謝恩。趙汝愚道：「如今是奉旨完婚，在我也不敢草率，須要慎重其事。」於是速喚紵彩匠，大廳上結成五彩彩樓，中間供著敕命。一路掛彩，二門大門俱結起脊彩色牌坊。有欽賜團圓四個金字。往來觀看的人，挨挨擠擠，傳揚開去，賀者填門，饋者如市。

忙亂了五、六日，定選吉辰。梅丞相戴著長翅烏紗，插金花蟒袍玉帶，粉底天青靴。小姐戴著九鳳銜珠瓔珞冠髻，大紅繡補霞披，起金花帶百花官景湘裙，罩著金鳳頭鞋。各務正在打扮，只見徐指揮那邊著人送禮，先是十二名女樂，宮裝豔服進入大廳。對趙汝愚磕頭道：「徐老爺差來服侍梅老爺花燭夜宴的。」還有緞疋花燈，羹果酒盒之類，不消說得。早已是黃昏時分，正交吉辰。趙汝愚喚家人收拾點燈，只見孟將軍、徐指揮俱是公服，來到大廳。趙汝愚面上的親戚俱已齊集，那些家人忙亂服侍。敕旨前高燭掛梁，明角燈兩傍上下，一路甬道至大門，齊齊點著百花宮燈，真個光華耀目。大廳中間鋪著一對團花毯子。有十六名吹手，粗樂三通，細樂二通，然後兩位新貴人出來。先拜了聖旨，轉身拜了天地，再夫婦交拜。梅丞相請趙汝愚坐正位受拜。趙汝愚道：「今日是聖恩為重，老夫豈可受拜。」因行個小禮，各位俱在小廳候宴。

只見十二名女樂吹動細樂，迎接兩位貴人進房，花燭宴飲。那時洞房中怎生模樣，真個好富貴也：

曲曲幽幽，重門繡戶，層層折折，畫檻雕欄。隱隱約約，珠簾掩映芙蓉帳，燦燦熒熒，繡幔參差孔雀屏。只見紅噴噴獸爐火樹來奪目，香馥馥鴨鼎青雲漸染衣，明晃晃花燈龍鳳鬥雕樑，簇鮮鮮錦被鴛鴦棲綠綺。聲細細歌喉宛轉，端的是十二女優按古調，俏盈盈嫩指輕柔，卻不道二人梅香遞玉杯。金壺斟美釀，玉盞貯佳餚。真個是賽過蓬萊閨苑，那裡還有此福地洞天。

花燭口口，趙汝愚著人請丞相外廳赴席。一路仍前侍女執燈，細樂迎出。只見大廳排著筵席，孟將軍、徐指揮、趙汝愚並那些親戚等，濟濟候著。梅丞相到來，一一施禮畢，丞相坐了專席，餘各依次坐定，作樂歌唱暢飲。當時有人贊他道：

塞上功名馬上收，歸來拜相傲封侯。
天恩眷顧深如海，父節清嚴冷似秋。
俠義萍蹤成頃蓋，才華間范永綢繆。
看來絕世風流樣，莫把風流事妄求。

次日清早，門上傳進一個黃袱包，緊緊包好，外面有護國大將軍孟封條印信，說孟老爺那邊送來的。梅丞相忙開看時，卻是將軍印綬，辭本一通，托梅丞相代奏。又有書一封，是辭別趙汝愚、梅丞相的。自己竟入山去了。趙汝愚、梅丞相深加歎異道：「天下有這樣高人。」只是梅丞相失此良友，殊切懷思，不在話下。

忽一日梅丞相與小姐閒思往事，說及待月在程家，不知作何狀貌，夫婦間好不？甚放不下。丞相道：「這不消愁煩。」丞相把他供狀一節事，說與小姐聽了，道他怎樣乖巧，做個有功之人，敢不抬舉他。說得奶娘在旁且喜且悲道：「我女兒得老爺、小姐抬舉到這地位，真個恩深如海。只是我老身隨著小姐，許久不曾見兒女兒的面了。」正說話間，只見外邊傳進，有程慕安家差人到此。丞相忙出去看是為甚。只見趙汝愚已在大廳會話，卻是極盛的一副禮物來迎請張太太的。趙汝愚道：「你走錯了，我家那裡有什麼張太太。」丞相道：「可有東帖兒麼？」那人在身邊搜出一封書來，卻是待月請母親的，就是奶娘。丫環婦女忙進去通報，喜得奶娘滿面添花。丞相進來忙對家人婦女們道：「即今通不許叫奶娘，就叫張太太。」一面趙汝愚吩咐支值酒飯，安頓程家來使，一面小姐收拾張太太起身。原來待月做了管家主母，千倉萬箱，俱在掌握，來接母親去奉養天年的。忙忙亂亂，張太太拜別出門。只見前呼後擁囂道而來，卻是江南巡按馬有德，復命來拜。

趙汝愚、梅丞相接見施禮，彼此敘話休題。馬有德備述途遇孟宗政。送還兩口寶劍，問其所以，無一言回答，拂袖而去。寶劍纔得歸我，不隔兩天，又遇著昔年贈劍的老人，雲我在此奉候，功成名遂，二劍留此無益，仍舊索去。大家驚異道：「事豈偶然。」因此趙公也告老歸園。

徐魁後來生子連登科第，豈不是忠義之報。梅丞相生三子俱顯貴，將一子承嗣馮樂天一脈。後來梅丞相也便高隱學道，子孫富貴繁衍。有《西江月》道得好，可以作一部收場。

富貴皆由天定，姻緣不許人謀。佳人才子自相述，堪笑狂徒希媾。

盛德終成繁衍，奸雄自絕箕裘。請君只看《醒風流》，妄想消歸腦後。

